

文史
纪实

◎ 朱炜

天泉山,莫干山的姊妹山

有个地方的景色完全能与莫干山相媲美,地理位置上也比肩而立,这就是2000年4月26日《莫干山报》副刊所称莫干山的姊妹山——天泉山。

在避暑区发展史上,世人普遍认为天泉山是第二座莫干山,或许是因为开发较莫干山晚。其实不然,林学家梁希《天泉山麓古树》诗云:“当年莫干炼剑时,此树此山已如此。”在晚清以前的数百年,名气一直大过塔山。清道光《武康县志》仍称“邑西北五十里天泉山之别峰,曰塔山”,方志系统仿佛将天泉山作为莫干山地区坐标的中心。因为莫干山地界内最高峰非莫干山主峰塔山,而是天泉山主峰五指山。

天泉山之名何来?当地人又称为“天山”,这个诗一样的名字或许是指其海拔高度。通公路前,登山有两条路可走:一是从林海亭往上,大约走半小时可到达;另一条是从后坞村沿溪而上,跳过三块石,拾级而上,越椅子岭、双涧口,再徐行三四里,便达山顶。天泉山是看不到海的,但小地名出现了“大洋里”,那里的一些石头上,特别是一块大石板上有许多“圆坑”,传说天泉山原是一座海岛,这是系船绳留下的痕迹。或许天山亦指其神秘。不过天泉山见文知义,早可见宋嘉泰《吴兴志》引《吴兴记》云:“天泉山,山有长流水,谓之天泉,傍多沃壤,可以耕植,故名。”《吴兴掌故集》载:“山麓有泉,涓涓不竭,荫注田间,赖以常稔,以天之所赐,故名。”周庆云考察时也说:“盖天泉之水泻至山麓,高下之田有石限护之,泉源不竭,故山田均成沃壤。将近平原,水势益急,溪涧叠石十步一折,五步一曲,大如壑底之雷,小似铜壶之滴,又兼左右修竹、苗秀、花香,虽平泉金谷,安得有此境界?”周延初续补《莫干山志》时,注明“其泉自巔崖进出四散灌注,无旱涝患”。

天泉山在明清时很繁盛,俨然世外桃源。清吴康侯《天泉山记》:“渐及山顶,昔人遗垣断灶、水碓故址犹存焉。绝顶平田顷亩,四时流水。昔之人引为沟渠,注为陂池,插禾艺黍。隙地遍植茶、苧、桑、栗、林檎、金橘之属,即山栽种菜菔。贩者四方云集,脂膏、鱼盐、丝缯、醢酱诸物,交易互市,不征而至。以故天泉之民,自昔饶腴,有老死不识县市,宴尔于归。”清唐清《采茶谣》:“朝上天泉山,日暮采茶还。援来若个细,赛过两银环……”又有《后坞村》诗:“少妇揉茶夜不眠。”天泉山物产甚富,山茶因茶质浓,回味无穷,新茶



上市,买茶客上门订购。菜菔就是萝卜,极脆美,山民就以泉水涤渍,入盐为水菜,坛置以馈赠。山中还有金钱豹、岩羊、香灵猫、黄獐等珍稀动物,亦有野生药材数十种。这张繁荣一直延续到清末内乱,“房屋烧者十之七八,稻子均被掳去,人家遭掳与杀而绝去者,盖十之四云”。清同治四年(1865),左宗棠派令留浙补用知府李耀南破箬头贼卡,截剿窜贼,克复之日,遗民百不存一。

如果一直往前追溯,天泉山也是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中的一座。南朝梁大同中建永光院,即为天泉寺,是莫干山地区兴建最早的一座寺院,旧有见山台、西流涧诸胜,清光绪初犹复建,“佛殿苟完,庄严粗具”。寺产有稻田数十亩,竹山可伐千帖(一帖为毛竹七百五十斤,时值银元四五块)。据称,住持安兰和尚在世时,每得租金及卖毛竹钱款,就在银元上盖上一个“兰”字。寺左僧墓垒坐,植柳杉数十株,皆数百年物。安兰和尚于1936年圆寂,邻近村落有五六百人前来哀悼。1940年下半年武康县立初级中学曾迁天泉寺办学,作家茹志鹃就是此时转入该校。日军炮火后使古寺沦为焦土,惟山门前两株古银杏独存,与寺同龄,得天泉之滋养。

天泉山下是后坞村。《后坞村》诗,“山阪崎嶇少阡陌,溪流活活是天泉”“水碓断云迷故垒,烧畚荒土起新烟。”山民生活艰苦,但“人烟稠密,号称殷庶”“烟火百余家,饶有田畴,为山乡繁盛之区也,居民熙熙攘攘,若不知人间名利为何物,朴实淳

厚,诚世外桃源也”的农耕生活也算太平。山外来的文人,看见的田园生活或过于浪漫,如清郑训达《登天泉山》诗假称“山因太好不知名”,“涓涓泉水松间听,冉冉白云衣上生”,让人想起“不知所终”的桃花源。直至近代,中外开发者相继到来,改变了发展的方向。

1917年,德国人巴播与中国建筑师孙文夏合作绘了一张莫干山附近图。其中天泉山译作“Marsh-Mt”,并标注海拔两千两百英尺(即六百七十余米,与天泉山实测海拔七百一十五米误差较大)。莫干山避暑区域辽远,前由武康、两县分治,自莫干山管理局成立后,于1929年重新查勘,结果具文呈称,莫干山包括天泉山等山,原定避暑界按计划扩充区域西北至天泉山,写入《莫干山志》。

1933年,曾任莫干山肺病疗养院委员的周柏年谢世时,张静江等发起在天泉山建筑“柏年纪念林园”,并派狄膺到天泉山勘址,拟于山顶择一处地势高爽、风景优胜之所。这里视野相当开阔,风景极佳,除了能看到绝美的日落外,也是最佳位置的观星点。不要好奇,天色将暗未暗的时候,扑腾着翅膀,忽闪着绿光轻盈飞舞的萤火虫,像旋涡一样在空中汇聚在一起,顺着远方的城市和星河蔓延,把微弱的光全部撒向远方的人间。

马克在《中国杜鹃》中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段风景:这里是那些隐于莫干山写作、生活的西方人喜欢去远足的地方,面积颇大的草甸

让他们思念起阿尔卑斯山。还有在上海投资办厂的日本客商板原登天泉山,激动地称自己找到了在日本富士山的感觉。真是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”啊!

一对在天泉山上牧牛的水福村人还告诉马克一段掌故,20世纪40年代,一个英国人曾买下了一个山头,大概是经营他理想中最漂亮的英式田园生活吧。耕地的边与山谷的缘贴近,远方的山脊画出完美的曲线,可以悠然望见莫干山。但他认为这里没有“山头百道潺湲水”之象,仅有几个小池,水沿山沟流淌到下方,汇聚成一方水塘,深约半米,所以就设在这里造房子。殊不知,也许这就是天泉特别之处,要知道,1934年大旱,独此山泉水常盈。马克也是一个英国人,在《中国杜鹃》里他也恍惚梦见天泉山上,一年建成石砌别墅,再一年加网球场,第三年加游泳池,慢慢就变成了另一个“空中花园”。

另闻,20世纪70年代初,原后坞公社在创办天泉山林场开山整地时,发现有许多上海富商于抗战前买好地基后埋下的地基石,有王姓、张姓、李姓等。进入80年代,年过半百的村民郑百年、倪彩英夫妇上天泉山做守林人,一守就是三十年,相濡以沫,情比金坚。令人不免想起在莫干山炮台山上的看屋人褚庆仁、洪彩玲夫妇,虽为看屋人,却以山为家,以树为友。有游客在郑百年的守林人小屋里留题:“让你莫齿难忘,到此游一游,山中一户家,山上如此美。”

新百年,新机遇,美丽、神秘的天泉山值得好好开发。

文化
随笔

◎ 陆小鹿

俳句之夏

初夏,友人发了一则朋友圈:“今年迷恋矮牵牛。紫白双色、小绿鼓、黑珍珠、丁香……”我对花不了解,仔细看图片,小绿鼓是紫色的花朵镶着绿边。黑珍珠名字里带有黑字,一眼望去像黑丝绒,实际也是紫色系,深紫色。丁香呢,是紫色花镶白边。“牵牛花啊,一朵深渊色”,看着这些图片,与谢芜村的一句俳句脱口而出。

俳句,是日本的一种古典短诗,大多带有“禅”的意味。相比较我们的五言七律,俳句不讲究严谨格律,但讲究意境感,用词构思趣味巧妙,充满含蓄之美。好的俳句就像意犹未尽的茉莉清茶,回味无穷。

周末,去菜场买菜,阳光正好,就先拐去菜场边的街心公园转了转。夏天的街心公园一片葳蕤葱茏,我打开手机里的植物APP,逐一辨识我不认识的花和树。公园的中心有一面池塘,池塘边有座仿古亭,还有一棵垂叶榕,树叶像垂柳般婆娑秀丽,在风中摇摇摆摆,池塘里飘满了莫奈的睡莲。“闲寂古池旁,青蛙跳进水中央,扑通一声响。”此时此景,松尾芭蕉的这句俳句就自绿意中升起。尽管,我未曾看到青蛙,可是驻足在池塘边的这片刻凝望,我分明感受到夏天的清气,还有一种幽远之美。离开池塘去菜场,整个人都变得神清气爽起来。

通常,日本俳句里需要包含

表示季节的“季语”,季语就是表达春、夏、秋、冬及新年时节词语。比如说到“樱”,会让人联想到春天,联想到四月。而松尾芭蕉这首夏天的俳句,很显然,青蛙就是季语。

夏天到了,晚间的散步次数开始变多。散步,就是小小的旅行,时间的流逝逐渐变慢,心情会变得丰富,忘了白日烦忧。上个周日,天气晴好,晚饭后我和老公在小区里散步,走到一片绿植区,突闻栀子香。“何处暗香来?朦朧夜色朦朧月,栀子花盛开。”猛然想起正冈子规的这句俳句,顿觉浪漫无比。花朵就是季节的报时器,它们不会说话,只用香气来提醒你,你不留意就将错过这美好。

自然与四季,即是俳句经常吟咏的主题。亲近自然,细腻地感受自然,你将会发现,一花一草皆可入诗。

前晚熟睡,遇到一件闹心事。一只不知从哪里飞进来的蚊子,嗡嗡嗡在耳边吵个不停。美梦惊醒,心烦气盛。这时,就需要搬出爱写昆虫的俳句大师小林一茶。手边正在看《这世界如露水般短暂:小林一茶俳句300》,里头有一句这样写:“何其有幸!也被今年的蚊子,尽情叮食”。一句何其有幸,幽默自嘲,烦恼便化解殆尽。

俳句教会我,风花雪月和幽默诙谐,都是过日子的法宝。用写俳句的心思来过生活,日子就可以像诗歌般余韵袅袅。

城市
屋檐

◎ 魏利娟

爱需要表达

“开饭咯”,我大喊一声,呼唤孩子们过来吃饭。

俩个娃一下子冲到了餐桌前,看着桌上的饭菜,大女儿开心地扭了扭,犹如水中的鱼,摆了一下尾巴,荡漾起幸福的水花。她夹起菜,吃了一口,“嗯,好吃。”随即又幸福地扭了扭,这才正式开始启动美味之旅。小女儿拿起筷子,夹起来,仔细咀嚼了一口,“哇,妈妈,太美味了,你不去开餐馆太可惜了。”小女儿的花式夸奖又开始了,每每吃到可口的饭菜,除了说好吃,她说的最多的就是建议我去开饭店,让更多的人品尝到美味。

“妈妈,你尝尝这个,我觉得特别香甜。”“这个好吃,我更喜欢这个。”女儿们各夹了自己喜欢的放我碗里,让我品尝。女儿们的表达,让我心里乐开了花,幸福之情溢于言表。这样平淡的日子,我却看到了诗意和幸福,蔡澜说过,“吃好喝好,把日子过好,就是功德圆满。”我觉得,让家人吃好喝好,更是功德圆满。

我本不擅于做饭,当没有再请阿姨做家务,当父母思念故土回到老家不再帮忙,我一下子手足无措,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尤其是工作完一天,疲惫地回到家,还要立马钻入厨房去忙碌,对我来说更是难上加难。每每做好了饭,我却没了胃口,孩子们看我没胃口,也兴致不高,匆匆忙忙吃几口就下了餐桌。于是,更多的时候,我喜欢带孩子们到外面餐馆去解决这个吃饭难题。可是,一段时间后,孩子们说,同样的菜式,还是

更喜欢我做的,因为那里面有妈妈的味道。

因为女儿们的夸奖和期待,我开始关注如何做饭,在外面吃饭时遇到喜欢的美食,还会虚心请教厨师做法。空闲时间喜欢看食谱,看美食制作的视频,然后动手操作。这些小小的努力,带来了微小的改变,烹饪出来的饭菜得到夸奖的次数越来越多。得到的正向反馈很及时,又进一步促使我更加的用心做饭,这样的良性循环,开头那样的日常幸福就成了我家里的常态。

记得曾经看过一篇文章,文章中说到,作者的母亲做出来的饭菜特别美味,当她问母亲做法时候,母亲总是神秘地指一指一个罐子,告诉她那里放了一味特别的佐料,她想打开罐子,母亲说时机不对,要等合适的机会才可以给她看。等她出嫁时,母亲说该是把这一味佐料传给她的时候了,她满怀期翼地打开了罐子,却发现是空的。母亲意味深长地告诉她,这味佐料就是爱,内心带着对家人无限的爱来做饭,做出的饭就会格外的美味。

那个时候我并不相信这篇文章中所讲,现在,我深以为然,因为有爱,我们会格外用心;因为有爱,我们内心充盈富足;因为有爱,平凡的日子也有了诗意;因为有爱,普通的生活也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一箪食一瓢饮,一句发自肺腑的赞美,一个灿烂的微笑……便是爱的表达与传递。爱需要表达与传递,爱的表达不难,就看你愿意不愿意做。

往事
峥嵘

◎ 周江鸿

那年那月,城关供销社

城关(今乾元镇)河下甬道古朴而陈旧,一块块青石板铺就的临河走廊熙熙攘攘。当年,我从幼稚园放学出来,就到母亲上班的单位——城关供销社畜产收购部去,要经过长长一段石板路。青瓦木檐廊棚,挡雨遮日。临河那一侧,还有各式各样的木头栅栏杆和美人靠。长条青石阶垒砌得整齐方正,连接大小小依河而筑的河埠头。

上世纪60年代,我父母亲二人就在城关供销社工作,一年四季,除了调休假期外,天天准时上班,到点下班回家。供销社职工每天吃中饭也分早班、晚班,按不同时间轮流回家就餐。新春佳节也经常要值班、加班工作。有时,供销社还组织职工参加各类义务劳动,尽管平日里工作辛苦劳累,但他们始终保持一种乐观豁达的心态,兢兢业业,任劳任怨做好本职工作。

当年,城关供销社在县城直街、南街、河下等地段有临街店铺商店,三大部分分工明确,职责清晰,其中有生产资料部(供应化肥农药、竹

木、苗猪、农(蚕)用物资等)、生活资料部(供应日用百货、棉布、酱酒烟糖副食等)、收购部(畜牧、土特产、草药等),还有茧站、农村下伸店。供销社合作社是连接城乡、保障物资商品供给、支持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商贸部门,它在城镇与乡村两头充分发挥了桥梁与纽带作用。

母亲曾参与了数十次城关供销社组织的支农送货下乡活动。回忆起那年那月的难忘日子,母亲自豪地说:我们在“双抢农忙”大热天,组织生活日用品货物,如毛巾、牙膏、肥皂等送到贫下中农身边。还在前一天向城关饮服商店定制了油条、油饺一、二百份带到农村出售;有时还带几箱冰棍到乡村叫卖,大大方便了农村群众。当时,城关供销社合作商店经常组织职工送货下乡,雇用了水产大队船只装货,分成了若干小分队支援农业生产,有时还装上一批农村急需的生产物资。母亲与同事们一起坐船下基层,沿东苕溪到城关公社各大队、小队服务贫下中农。他们与当地农民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,下农

田割稻、采桑叶等。搭伙在农家,自觉交粮票和伙食费。记得吃得最多的菜蔬是青菜与萝卜,盛于大钵头里。早饭吃白米粥、咸菜与腐乳。虽然当时物质匮乏条件艰苦,但大家从不叫苦喊累、发牢骚抱怨,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是很光荣自豪的事情。下乡收购废旧物资是供销社的一大工作职能,乡民将家里的破铁锅、空玻璃瓶子、塑料、旧铜烂铁等废品卖给下乡的供销社职工换钱。一些小孩拎着一只破球鞋、一支铝质旧牙膏皮等玩意儿来换糖吃。

每年,城关供销社还有收购春笋的任务。供销社组织人员在春笋出产的乡村集市设收购网点,将新鲜的春笋包装后运输至上海、杭州等地农贸市场。农村的桑树皮、稻草及干芦竹均是最好的造纸原料。县里每年都下达给供销社收购任务,城关供销社就组织精干人员,到农村上门收购。当年,父亲曾多次参与这项收购工作,他说:我们供销社一批人到城关公社幸福、联盟、联谊、大友等大队收购芦竹。幸福大